

鹿橋人子未央歌

◎ 林淑惠



圖71 鹿橋雖長年定居於美國，他的早年作品《未央歌》、《人子》深受台灣讀者的歡迎，而且影響深遠。（樸月 提供）

以小說《未央歌》、《人子》聞名的作家鹿橋（1919～2002）於美東時間2002年3月19日因直腸癌逝世於波士頓，享年84歲。

鹿橋本名吳訥孫，1919年出生於北京，1942年畢業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1945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就讀，9年後，於1954年獲耶魯大學美術史博士學位。鹿橋在求學時代為增廣見聞，即多次長途徒步旅行。之後，長年任教於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且榮獲「愛德華·莫林可德優異教授（Edward Mallinckrodt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之頭銜。1984年自華盛頓大學退休，1997年獲美國中西區華人學術研討會頒贈「傑出學人獎」，並名列美國名人錄及世界名人錄。鹿橋的主要成就以寫作、教授美術史為主。所出版的中文文學著作共四本，分別為《未央歌》（1959）、《人子》（1974）、《懺情書》（1975）和《市廛居》（1998）。

《未央歌》完成於1945年，當時鹿橋才26歲。完稿後，正值戰後復原大遷動時期，出版計劃在此情形下未能如期實現；14年後，因緣際會，在香港付梓發行；又於1967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灣刊行。發行後在大學校園中引起熱烈的討論。三十多年來，《未央歌》總計售出五十餘萬本，廣受青年學子歡迎。故事是描寫抗戰時期昆明西南聯大年輕學生的純真友情、記述師生同學間真摯的情感、生活與理想。書中人物個性鮮明。鹿橋表示，書中的四個主角人物合起來是「我」的成長歷程。「蘭燕梅」集三、四人的特徵與個性於一身；「童孝賢」是他自己，有「小我」之意；「余孟勤」象徵「大我」；而「伍寶笙」是確有其人。嬌柔的蘭燕梅，溫婉的伍寶笙，學識豐富的大余及率性的小童皆使讀者著迷萬分。全書流露出一股清新的特質，保持著在抗戰時期特有的既活潑又矜持，自信又充滿希望的樂觀風格。

但是也有人提出質疑，表示《未央歌》與時代脫了節，在抗戰那樣的背景下，漫天烽火，怎麼可能有如此清純的生活呢？鹿橋卻認為，當時的苦難是眾所周知的，不需要特別強調，「否則這麼一本以情調風格來談人生理想的書為通貨膨脹記起流水賬來，文字還乾淨得了麼？人物性情還能明爽麼？昆明的陽光還會耀眼麼？雲南的風雨還能洗脫心上無名的憂傷麼？」在當時，他們確實保持著樂觀進取的心態，在艱困的環境中激勵彼此。《未央歌》帶給青少年的正如鹿橋所期許的——一部樂觀、進取、追求自我提升的正面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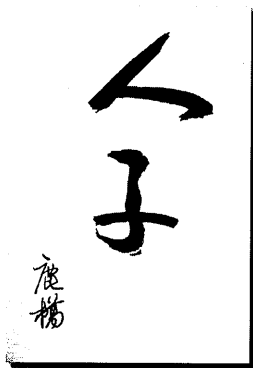
《人子》蒐集了鹿橋的12篇寓言性質的短篇小說，是大約於1973年至1974年

間，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續發表的作品。分別是〈汪洋〉、〈幽谷〉、〈忘情〉、〈人子〉、〈靈妻〉、〈花豹〉、〈宮堡〉、〈皮貌〉、〈鶴鷹〉、〈獸言〉、〈明還〉和〈渾沌〉。全書結構簡潔，用字淺顯，但在文字結構表層下卻蘊含寓意十足的人生哲理與生命體驗。書中人物並沒有姓名，除非必要，連地名也極少出現，如此安排，作者認為「可以超出個別的實際經驗，讓我們不分彼此，欣賞一種同感」。鹿橋並不希望讀者看《人子》時一篇篇相互比較，尤其不要拿《人子》和《未央歌》比。《人子》是一部適合各年齡層閱讀的作品，無論我們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閱讀，都將產生不同的心靈悸動及體悟。



圖72

《未央歌》描寫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年輕學生的純真友誼、師生情誼。在台出版時，深受好評。（許玉蘋 攝）



《人子》包含12篇寓言性的短篇小說。文字淺顯卻富含人生哲理與生命體悟。（許玉蘋 攝）

人境溫暖 ——懷念王夢鷗教授

◎林明德

《懺情書》所收錄的文字多半是鹿橋19到20歲那年的作品，有新詩、散文及短篇小說。《懺情書》並非是要給大多數的讀者看的，「而是爲了跟年輕人交換寫作經驗才印的，所以是一本爲了少數，又特殊的讀者而出版的書」。

至於鹿橋的最後一本中文著作《市廛居》，1998年12月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共收錄了歷年發表的散文36篇，有隨興之作，有對於其從前作品的討論，也有作者悼念其友李建海及作家張愛玲的文章。在《市廛居》中，讀者可以洞悉鹿橋的生活點滴及人文觀察面。

享年84，出版中文作品四冊，鹿橋以《未央歌》、《人子》馳名。他前半生遭逢國難，後半輩客旅他鄉，但他那一貫溫文儒雅的文人風格，透過其小說創作，穿透時空，影響及於台灣、中國及其他華人地區。

鹿橋已逝，精神長存。



圖73 一代大師王夢鷗，一生奉獻教育、文學創作及漢學研究，不但著作等身，而且桃李滿天下。（左 林明德、右 王夢鷗，林明德提供）

王夢鷗（1907~2002）老師一生圓滿，離開我們了。認識王夢鷗老師已有三十多年，記得當時，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教授敦聘王老師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在輔大中文系新任講師，好友陳萬益、李豐楙分別在台大、政大博士班深造，大家相約旁聽王老師的「新課」。老師已過耳順之年，學養深厚，專題論述，旁徵博引，講者興會淋漓，聽者心領神會。下課後，我們陪老師走過椰林大道、送他上公車。這一段美麗的回憶，也是了解老師風範的開始。

1979年，老師自政大中文系榮退，立即被輔大中研所延聘爲講座。1983年，我到政大中文博士班進修，研究論文〈梁啓超與晚清文學運動〉，老師擔任指導教